

教宗本笃十六世

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

保禄六世礼堂

2008年3月5日

大圣良一世

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

让我们继续与教会的教父，这些从远方发射光芒的真正星宿，的同行之旅，今日我们遇见的是一位教宗，这位教宗于 1754 年被本笃十四世册封为教会的圣师：他就是大圣良一世(san Leone Magno)。正如传统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「大」字所代表的，圣良一世的确是给罗马宗座带来光荣的其中一位最伟大的教宗，在巩固宗座的权力和名声上贡献良多。他是第一位罗马主教以良(Leone)作名字，之后有十二位教宗跟随他。他亦是首位教宗的讲道能传留后世，这些讲道都是当年他于庆典中，对围绕在他身边的子民的讲话。因此，在我们每周三的聚会中，很自然地便想到他，因为过去这几十年，每星期的周三这天，已成为罗马主教会见信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的定期约会。

圣良一世原籍杜西亚 (Tuscia)，430 年左右成为罗马教会的执事，之后在教会的地位日趋重要，以致 440 年，当时正统治西罗马帝国的卡拉巴思迪亚 (Galla Placidia)，邀请他到高卢(Gallia)，以挽救该地所处的困局。然而教宗西思笃三世 — 其名字与圣母大殿那些瑰丽的镶嵌画总是连在一起 — 却于该年夏天辞世，良被选接替他，当良接获这消息时，还在高卢进行他的和平调停工作。返回罗马后，新教宗于 440 年 9 月 29 日被祝圣。从此开始他那超过二十年的教宗任期，可以肯定这是教会史上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教宗任期。当他于 461 年 11 月 10 日去世时，人们把他的遗体葬在圣伯多禄墓旁。其遗骸今日仍保存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的其中一处祭台中。

教宗良真是生逢乱世，蛮族的不断入侵，西罗马帝国国力的日渐式微，加上长期存在着的社会危机，这一切都促使罗马主教，在民生和政治方面，要担当起重要的角色，就如在一个半世纪后，更明显地发生在大额我略的教宗任期内一样。这一切当然也大大提升了罗马宗座的重要性和声望。在教宗良的生平中，有一事尤其为人所称道，这要回到 452 年，教宗于曼多化城 (Mantova)，与一个罗马特使团一起，会见乌里族 (Unni) 的首领亚狄拉 (Attila)，并说服他停止其侵略行动，让意大利半岛其它地方，得以逃过一劫。因为当时意大利的东北部已被亚狄拉入侵，可以说哀鸿遍野。这么重要的事件当然很快便被记入史册，成为教宗良的和平调停行动的一个特征。三年后，455 年，同样的事件再发生，这次入侵的是圳畚里高的凡达尔蛮族尹达利人(Vandali di Genserico)。虽然这次教宗良的游说行动没有成功，未能阻止尹达利人入侵罗马，但他的勇气已让人佩服不已。455 年春天，尹达利人来到罗马的城门外，开始进攻这个全无抵抗能力的城市，结果罗马被抢掠了两个星期。最后，教宗良只由他的神职培伴着，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，前去见入侵者，要求他停止其劫杀行动。教宗此举至少让罗马城避过被焚的厄运，而当时城中庇护着部份受惊吓的罗马市民的圣伯多禄、圣保禄及圣若望三座大殿，亦得以逃过一场恐怖的劫掠，保存下来。今日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关教宗良所做过的事，首先要多得他留下来的那些美丽动人的讲道，这些讲道几乎有一百篇，全部以简明优美的拉丁文写成；其次是他的书信，大约有一百五十封。这些作品不但让我们看到这位教宗，如何透过不断的教诲和书信往还，在爱德中为真理服务的伟大的一生，也展现出他的神学家和牧者的身份。在他的信友和罗马市民的不断推动下，及与其它不同教会的交往和扶助他们的所需中，对罗马主教的首席权这问题，教宗良一直是个永不言倦的支持者和推广人，视自己为伯多禄宗徒的真正继承者：关于这一点，当年很多参与加采东大公会议 (il Concilio di Calcedonia) 的主教，大部份属东方教会，都显示他们出有此共识。

451 年召开，共有三百五十位主教出席的加采东大公会议，在当时来说，是教会历来所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大公会议。加采东代表的，是在它之前所举行的三次大公会议，即 325 年的尼西(Nicea)、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(Costantinopoli)和 431 年的厄弗所(Efeso)，所讨论的基督学问题的一个稳固终点。事实上，这四个总结古代教会的信仰的大公会议，在下一世纪，即第六世纪，已被喻为四福音，即如教宗大额我略在他一封著名的信中所肯定的，他说：「要接受和尊敬这四个大公会议，一如尊敬那四部神

圣的福音书一样」。原因是，额我略继续解释：「这四个大公会议就有如一块四方型大石，神圣的信仰的结构在它上面建筑起来」(I,24)。而加采东大公会议，透过否定艾乌狄奇(Eutiche)不承认天主子有真正人性这异端，确认在天主子的独一位格中，天主性和人性，不相混淆、不相分离地互相结合。

教宗良曾在一份致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重要教义文献，即一般所称的《致华韦安文 *Tomo a Flaviano*》中，确定有关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和真人这端教义，在加采东大公会议中，大会也宣读了该文献，并获与会的全体主教欢呼赞成。关于这事，大公会议的记录如此报道，大会的神长都一致异口同声宣称：「伯多禄借着良的口讲了话」。在那个由于基督论问题引发的激烈争辩的年代，良一世曾多次介入，但特别是这一次，最能清楚显示出，教宗是如何迫切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伯多禄继承人所肩负的不同责任。他所担当的角色，在教会中是独一的，因为正如良自己在他其中一篇讲道中所说：「一切要传给所有宗徒的，都托付给一位宗徒」(83,2)。因此，不论在何处，西方也好，东方也好，身为教宗，要懂得在不同情况下，谨慎地、同时坚定和明智地、透过自己的书信和特使，作出介入。如此一来，可以让大家见到，为了能够有效地为基督唯一的教会的最大特性 — 共融 — 服务，无论是以前，或是今日，罗马首席权永远不可或缺。

对外教人或对基督徒来说，那时罗马实在是活于水深火热中，教宗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历史时刻和经历的阶段，有别于外教人诉诸迷信和摩尼派的行动，他懂得透过自己的牧民工作和讲道，守护在罗马市民和信友身旁。为一个不但饱受饥荒、不义和贫穷所摧残，还要承受从四方八面涌到的难民的罗马，提供爱德服务。把礼仪带入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：例如他把辨别一年四季更替的「四季斋期」中的禁食，和爱德工作及哀矜捐献结合起来。尤其是，大良一世教导他的信友 — 而他所说的话今日对我们依然有效 — 基督徒的礼仪并非对过去事件的记忆，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，使一个不可见的现实可以有所行动。就像他在一篇解释一年任何时期都要庆祝复活节的讲道中所说(64,1-2)，「我们所庆祝的不是一些已过去的事，而是一件发生在目前的事」。而所有这一切，都包括在一个严格规范着的计划内，教宗良强调说，正如当日造物主为了赐给人生命，向着祂自己用地上的泥土造成的人嘘了一口理性生命的气，

在原罪出现后，祂打发祂的儿子到世上来，透过一个充满恩宠的新生命，恢复人所失落的尊严同时摧毁魔鬼的势力。

这正是教宗大良一世透过他致加采东大公会议的信，在基督的奥迹的教义上，所作的有效和实质的贡献，之后再经加采东，向后世确认圣伯多禄于西泽肋雅的斐理伯所说的。并与伯多禄一起，有如伯多禄一样宣认说：「你是基督，生活的天主之子」。因此是天主也是人，「属人类中的一个，只是不受罪的沾染」(参看《讲道集 *Serm.*》64)。正是在这基督论的信德的力量的支持下，教宗良成为和平与爱的携带者。他同时指给我们看：在信德中我们可以学会爱。因此，让我们也学教宗大良一样，相信真天主和真人的基督，并且每日都透过我们促进和平的行动及对近人的爱，实践这信德。